

· 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 劉永尚 ·

空軍官校二十二期前輩黃山年先生口述回憶 (二)

從衢州後兩條腿是我們
的交通工具。沿被破壞的公
路西行。經過村落的時候我
們一日買饅頭或白飯兩回，
因為吳主委給我們的款不多
。至縣城後才有機會找各單
位捐款。我們太累的時候席
地臥或靠樹幹打尖約一小時
。若傍晚到小村，村民們見
我們人多和有男與女，因此
不敢開門。我們睡簷下和曬
穀場。天亮後動身。若傍晚
到城鎮，我們借宿學校、祠
堂、廟和教堂。很少被拒絕
借宿。沒有錢的時候一天吃
一點食物。有時候沒飯吃。

此時天已轉熱，因此走得一身大汗。我們
沒有換汗濕的衣服。遇小河的時候男生在河上
游洗衣後晒衣。女生在下游隔兩百至三百公尺
。我們光著身和洗衣。玩水約一個多鐘頭後衣
服已半乾。大叫一聲後我們穿衣。我們覺得很
好玩。我們一天至多走二十至四十公里。百分
之九十步行。偶而搭順流的船。同行的女生是
千金小姐。她們跟我們一樣。

我們逗留約一個多月後船繼續順流西行至
江西省會泰和。國立中山大學在此復學。離吉
安的時候我有點發熱。船到泰和的時候我發燒
。同學們上岸。周瑛留在木船上照顧我。隔些
時候聽岸上的人呼我名字。周瑛往船頭後見何
端大姐。她購物的時候遇在中華認識的同學們
。他們告訴何大姐周瑛在船上照顧我。她摸我
額頭後說很熱。她決定我暫時住她的宿舍。何
大姐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工作。她的二位妹妹亦
上此大學。她領我往校醫診所。醫生診斷我扁
桃腺發炎和開一星期的藥。四天後我發燒。何
小姐幫我實在太大。我一直想尋覓何小姐。

我們在這邊江西的路面是灰土色，不太平坦
。西邊湖南的路面有點紅和平坦。我們西行經
茶陵，安仁至湖南省府耒陽。從吉安、泰和至
耒陽途中除城市有空襲，已無敵陸軍的威脅。
雖然苦不堪言，我們走往後方投效殺敵陣營的
時候無畏一切苦難。

在大後方耒陽我們住一個青年招待所。有
的人找親戚或朋友。有的人參加考試。有的人
去桂林。九位女生先後離去。留下八位男生。
走的人差不多了。

招待所一天供兩頓八寶飯。米中有石子、
稗子和泥巴等雜物稱八寶飯。菜是一根辣椒和
撒點鹽。

與其中一家茶館老闆商量借宿。兩把簷拼成一
張牀。兩張方桌又拼成一張牀。有的睡地上。
天有點亮的時候門外響起嘈雜聲。一位同學開
門後看很多跑的鄉人，有的挑行李，有的揹小
孩和扶老攜幼。他們說日本人已進村和可能往

此地。同學立刻進門後大叫。三十幾人驚醒。
逃至渡口的時候見一木船在江心。我們喊
他過來時候撐篙的船夫不理會。廣東籍同學
中游得很好的四人未脫衣和跳入江中後請船夫
靠岸。他依然不肯。船上只有此位船夫。四人
爬上船後把載的家具扔至江中。他們強迫船夫
靠岸。我們全擠上船。渡往對岸的時候日本飛
機兩架低飛過木船至我們看到飛行員。我們被
嚇得面色蒼白。幾位女生哭了。幸好飛機過後
未回頭。同學趕緊搖搖至對岸。我想若敵機有
彈藥，他可能轉回後攻擊。我們慶幸上天保佑
平安。上岸後我們心定。

某日我們走到兩江口。
此渡口有幾家小舖。我們
在一個本子簽金額後去縣府
拿錢。多少募到一些款後我
們飲食稍有改進。

我們沿烏江旁的路走至贛江的小城吉水。
我們在此尋得一條木船後順江下行。約一日船
行至商業繁榮的吉安市。我們住此城的招待所
。招待所的伙食不佳，不過我們到食店補充。
兩位代表如法泡製去黨部集會。此城各界的捐
款比較多。

我寫信給重慶國府文官處任科長的堂舅朱先生。近一個月後堂舅回信和匯一筆給我重慶的路費。我在學校的時候未離過十里洋場。此回去內地的時候我隨眾人行。堂舅要我儘快去重慶的時候我不知所措。去重慶的兩條路：北上至長沙後溯長江往西和另一條往西經桂林和貴陽。

我在城內小館吃麵的時候同擠一桌的兩位陸軍上尉說：「小弟弟，你好像煩躁。有什麼事？要不要幫忙？」我說：「我不知如何去重慶找親戚和升學。」他們說：「我們三十多人準備往成都軍校復訓。經過重慶。如果你願意，跟我們走。」我說：「若不太麻煩你們，我願意。」約定第三日十一點在耒陽火車站門口會合。

此後兩日我不再擔憂。出發前一天留下的七位男生邀我去附近的池塘捉魚。我是旱鴨子。好在水不深。八人嘮唧一蹀後水混了。魚翻白肚後很容易被抓。晚餐火烤下飯的辣椒。大伙用烤辣椒的火烤抹鹽的魚來給我送行。我在耒陽停留約兩個月的時候看見敵我空戰。

翌日十時我到車站。近十一時在一群軍人中兩位陸軍上尉招呼我。他們領隊少校軍官同意後我們乘北上往長沙火車。至洞庭湖邊的汨羅站下車後乘載客約百人的小火輪。中秋夜渡洞庭湖的時候湖水映月令我低頭思故里。上岸後走丘陵路。我嘗到雞鳴早看天。他們用餐的時候招呼我進餐。沒要我給錢，因為我身無一物。兩夜宿一長排通鋪的古老山地小客棧。兩位軍官拿一條毯子給我。他們兩位待我很友善。走了好幾天。

湖北三斗坪是長江邊的小村。長江上下游的船在此轉運。因為抗戰三斗坪變成繁忙的港。我們在三斗坪轉乘民生公司往重慶江輪的時

候等一天。江輪溯三峽急流的時候眾人擠上甲板看岸上二十多人拉江輪的繆。經過鄧都的時候江輪不停。我遺憾未入小說提的鬼城。經湖北巴東後入四川省。

下午五時到重慶。我感謝兩位上尉軍官幫我很多忙和互留地址。後來我寫信給他們，但是沒收過回信。我懷念他們。上岸後我撥電話給堂舅：「我在上海澡堂等你。請買外衣，內衣褲和拖鞋，因為我全身有蟲子。」我衣服全不要了。不然，帶蟲子去堂舅家。我忘記告訴上尉他的毯子一定也有蟲子。此令我不安。我洗澡前理光頭。躺兩個多鐘頭後堂舅領我去上青寺文官處的宿舍。

周二晚我住堂舅上青寺的宿舍。文官處疏散的眷區在離重慶約三十餘公里的金剛坡。每周六中午車送文官處的職員回家。每周一晨六時半車送職員往辦公室。宿舍鄰近國府大門。我看見著長袍和馬褂的林森主席乘無頂的轎子上班，留白長鬚的老先生與穿黑披風和軍裝的委員長。

三天後（周六）堂舅領我乘車回家。經山洞的時候堂舅告訴我林主席家在山洞路旁的山坡。續行經歌樂山的中央醫院。車行二十至三十分鐘至金剛坡。沒有小孩的堂舅家只有兩人。我獨住一間很大的空屋。

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半夜雷電交作和暴雨相隨令我恐懼，因此整夜難眠。翌晨報紙頭條新聞林主席在雷雨夜崩逝。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清明節）半夜大雷雨總統蔣中正先生去世。偉人崩逝的時候天地同悲。

休息幾天後我去青木關教育部登記流亡學生和等分發學校。閒暇除看報，就散步。老遠看見頭包白布男子的時候我避開他，因為我認為白布包頭的壞人令我害怕。我問川籍堂舅母

此事。她說此是四川的習俗。堂舅母改正我錯誤的印象。

某天我過江去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探訪上海的同學王安祥。上午十時我們經過很多人的某廣場。軍事委員會馮玉祥副委員長在一講臺上。他穿長至小腿的長袍，黑長褲和布鞋。他的裝扮看來平民化而且很節省。他說委員長要他代向同胞們問好。希望同胞們為抗日救國團結一致。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他的演講令很感動的觀眾鼓掌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委員長萬歲。有人流淚，有人狂叫。很多人向四人拉平的一條白被單投紙幣、銀元、戒子、手鐲和耳環等。此時熱血沸騰。好像勝利現前。

下午回重慶路過三元廟門旁時候，空軍招生辦事處的招牌吸引我入內。承辦人看我兩眼後問：「你做甚麼？」他意思：你個兒這麼小：好像不相信我能考取，因為報名者眾和錄取者寡。我說考空軍。他問我考那項？我不懂空軍有很多項目，因此又答考空軍。他代填飛行科。體檢四小時後醫生告訴我，除脈搏超過標準，其他項均合格。他要我躺牀和休息半小時後再測脈搏。依然高一點。他開單後約我次日去歌樂山中央醫院照X光和驗血。次日下午送檢驗報告給醫生後他說此兩項亦合格。醫生令我躺牀和休息很久後再試脈搏。依然高一點。最後他說：算你及格。既然你已登記流亡學生和有高中畢業證明，可以不參加學科考試。你等錄取通知。此時我高興極了。乘車回金剛坡。

我告訴堂舅媽的時候她也為我高興。周六舅父回來後他擔心此危險的行業。舅父說：既然你志願在此，我只能同意。近日我寫信告訴你爸爸此事。他會要我給你必要的零用錢。你到昆明後我每兩個月寄一次零用錢。

三十三年二月中通知二十三日上午往三元廟報到後啟程往昆明。報到前一晚堂舅回家。舅媽做很多川菜為我餞行。她一再叮嚀我在外的時候一切小心，注意人際關係，服從命令，生活檢點和勿染不良習慣。直至晚上十點洗澡。我不知是興奮，還是擔心一直睡不著。

次日上午堂舅伴我去三元廟。他再叮嚀和給我些零用錢後他回辦公室。到中午兩、三人到齊。航委會派有篷的卡車送我們往昆明。先至白市驛機場接領隊（空軍中尉）。行經廬州、永綏，越貴州東部畢節後至雲南宣威。全程盤旋高山，尤其貴州的七十二彎幾乎沒有平地。先後見三輛卡車殘骸在此地山凹。彼時長途客貨運汽車燃料是木炭。車上不了坡的時候停車。助手立即放輪檔。然後換汽油上坡。大後方一句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因為汽油來得不易。我們夜宿小客棧。領隊付每日三餐費。

我們進整條路全是火腿店的宣威縣城。我去過中國兩大火腿城：金華和宣威。此次我化錢大吃一頓難得的火腿餐。

三月一日抵昆明巫家壩空軍軍官學校。此



33年 印度腊河空軍官校印度分校大
門柱書 貪生怕死 莫入此門 升官
發財 另走別路

時二十期剛開訓。我們二十三人必需等滿一百二十人後編成二十一期。不久從成都轉來土校六期（官校二十一期特班）。彼時三期學生入伍。

第一次進餐廳前區隊長訓話：這是空勤學生餐廳。六人一桌。四葷、兩素、一湯、飯和饅頭。不要吃太多，避免腸胃不適和瀉肚。不錯，流亡學生的生活實在太苦。

假日隊職官領此三期學生步行三公里後進城。至南屏大戲院看電影。沿途三隊輪唱雄壯有力和宏亮的軍歌。路旁百姓立足和看步伐整齊，擡頭挺胸的空軍入伍生。上午看電影後下午自由活動。

官校入伍訓比金華青訓班嚴格多了。兩星期後我痔瘡嚴重出血。官校醫務科醫官要我去診療所看診。診療所醫官說要動手術，但是診療所病牀已滿。大多是割包皮和盲腸的官校學生。醫官要我去黑龍潭空軍醫院。我回官校後報告醫官。他開證明後次日去空軍醫院門診。醫官說因為沒有病牀，回校等通知。門診護士說：周一某病人出院。你可以入院。周一外科醫生看診後說：因為嚴重的內外痔，大量出血。我們沒有鴨嘴擴張器，需要向昆華醫院借。醫生令我在醫院等。

不久二十期和二十一特班賽籃球的時候特班學生認為體育教官裁判不公。起爭執後兩期對立至幾乎動武。體育教官被特班學生打傷後送院。他與我住同病房。兩天後發現他有肺病後被移入隔離病房。上級處分二十一期特班降一期成二十二期特班。



33年 昆明 空軍官校22期入伍

鴨嘴擴張器等了兩個月後開刀。手術四天後我出院。此時二十一期正入伍結訓考試和準備出國。因為我病假超過入伍三個月的三分之二，官校排我至二十二期入伍訓練。受陸軍基本教練。匍匐前進、瞄準、打靶等。

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期結訓九十八員。月底我們搭美軍C-46運輸機往印度。越駝峰的時候要高過兩萬英尺，因此冷得不得了。此是我首次乘飛機。耳朵不舒服和肚子鼓。到阿薩密省Dooars後美軍接手。雷多公路經此地。十個人住一間帳篷。行李剛放下的時候每人打預防針三至四劑。晚上很多人發燒和睡不著。

約一個星期後車子送我們往加爾各答。乘火車向北往印北旁遮普省（今巴基斯坦一省）腊河（Rale）。列車很長，但是車廂不通。我們住士兵的三層舖。半途停車的時候我們下車

後看很多前車廂是空的。此車廂分三室。一室有兩張牀。另一室有洗臉臺。一室放沙發。好多人移至此很漂亮的空車廂。此是我乘過最舒服的火車。火車行約五至六天。

到腊河站後下車。中國空軍官校分校在此。分校主任是胡偉克先生。個子很大的分校區隊長蕭孝嵩(官校十期)講話很……令人生畏。分校的門立二牌樓。其兩側書一對聯……「貪生怕死 莫入此門 升官發財 另走別路。」我們深深感覺進此門後犧牲奮鬥，報效國家，殺敵復仇以慰中華亡魂。區隊長領我們至學生休息室。放下行李後區隊長訓話。接著查行李。個人物品放儲藏室。他沒講什麼事。他令我們跑操場四圈。九十八人跟著轉。

我們到分校三天內認識環境和試穿飛行衣、飛行帽和保險傘。第四天上機場。九十八員分兩班，一班飛行，另一班上學科。每班分若干飛行組。每組一位教官帶四個同學。山東籍于建雲(註六)教官(官校十一期)帶朱睿、耿鍾、郭成中與我。一般帶飛十小時內單飛。飛行教練開始的時候學生見很凶的教官像見閻羅王一樣。有的教官比較溫和。大部分學生見



33年 印度腊河分校 左起郭成中、于建雲教官、黃山年、朱睿

到教官的時候怕，也可以說尊敬教官和不敢反抗。

腊河冬季很冷。飛行的時候穿黑皮夾克和戴教官做的手套。教官剪開襪子後縫幾個伸手指的縫。

某日我忘了郭成中飛行的時候犯何錯。于教官罰他背保險傘從數公里遠的小機場跑回主機場。于教官駕PT-13看他跑回主機場。

分校馬路對面是一清靜、

整潔和優美的村(名模範村)。多半是英印高級人士住此建築華麗、花樹茂盛的庭院。傍晚看到美麗的英印青少年與女孩打羽毛球。穿沙龍的女孩飄逸出塵。還有情人馬車和家庭咖啡。假日我們在此消磨半天。分校診療所也在此。

印度初級教練PT-13至三至四個月。時數三十多小時(大概三十三小時)。結訓的時候美國考試官考試。二十四人未過嚴格教練和美國考試官考試。合格的七十四人去美國。

三十四年四月底曾任任四大隊大隊長劉志漢中校領我們七十四人從腊河乘火車往印度南方大城加爾各答後住英軍營房。劉領隊不准學生出營門和令翻譯官每日上午在樹蔭下教我們英語三小時。我們也學餐桌禮儀。同學密告有人嫖妓。這找了很大的麻煩。三星期後轉往美軍營房。等船的時間相當長。我們繼續上課。在加爾各答的時候歐戰結束了。大家瘋狂了。

五月二十三日我們登美運輸艦格林利將軍(General Greenly)號。運輸艦有五英寸砲，高射機槍和深水炸彈。同船有中國



33年 印度腊河分校 黃山年 PT-13初級教練機

政府某些單位官員與公自費留學生約兩百餘人。此時德軍剛投降，但是日海軍仍在印度洋活動。我們輪望哨。艦上不時放各種演習警報的時候所有乘員穿救生衣後往甲板的定位。

經紅海的時候某日風浪很大。大部分人因為暈船，躺牀上。突然拉警報的時候我們不曉得何故。一位美士兵跳海。好幾位水手跳下海後救他上船。可能他受不了暈船。某日中國政府官員程君因為心臟病病故。艦長主持海葬的時候全體中外人士肅立致敬。中美國旗降半旗。遺體落海的時候奏哀樂。船過一周後繼續航行。(待續)

註六：空軍忠烈錄 第一輯 下冊六百五十頁。于建雲 山東省濰縣籍。官校十一期驅逐(機)組畢業。他歷任五大隊二十六中隊／三大隊三十二中隊／四大隊二十二中隊飛行員，官校初級班飛行教官兼學生區隊隊長，五大隊十七中隊中隊附，官校高級訓練大隊上尉一級飛行教官。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教練飛行的時候殞命。壽三十二歲。家人有母親與妻陳氏。